

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

智 銘

前言

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入滅後，諸弟子相會，爲防止異見邪說，擾亂正法，乃依各自所聞確實者，結集成爲經典，因經論所傳不同，計分爲小乘經之結集、大乘經之結集、祕密經之結集。而小乘經之結集有四期，第一、王舍城之結集。第二、毘舍離城之結集。第三、波叱利弗城之結集。第四、迦濕彌羅城之結集。大乘經在鐵圍山或耆闍崛山結集，祕密經於何處結集未明。結集以後的經典，並沒有當即用文字紀錄下來，其傳持方法是賴師父之口，授之於弟子之耳而後諷誦受持。

佛教傳來中國之初期，前來中國之宣教師，仍多賴口誦傳授佛典。這種方法不太適合中國人之習慣，中國是一個重視典籍的民族，對佛經也有將之譯成漢文而後受持的強烈欲求。因之，求經與譯經乃成爲一件大事。

在佛經的舊譯時代，譯出的經典爲數不多，以手抄流通，無多大不便，但自唐、宋新譯道場成立後，譯出的佛典大量增加，手抄流通，已非常困難。雕印藏經，乃爲當務之急。於是就有各雕板藏經的出現，茲將各雕板藏經簡史分述之：

一、北宋雕版大藏經

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以後，仿效隋文帝以佛教治國之政策，在唐武宗及周世宗毀佛以後，大力護持佛教，從事全國性的造寺、造像、度僧、雕經等事業。他曾派遣內侍張重進至峨嵋山普賢寺莊嚴佛像。開寶四年（西九七一），派遣高品張從信到益州

（成都）雕造大藏經。這是蜀後主孟昶歸服宋室後的第七年。當時的益州，製紙、雕板、印刷的技術很進步，成爲地方文化中心，所以太祖命令在益州雕造大藏經板。

太宗繼位以後，承太祖之志於太平興國二年（西九七七），將後周世宗破佛時，原被改爲官倉的開封龍興寺，予以復舊，並賜頒匾額，改爲「太平興國寺」，增建開先殿，供奉太祖御容，太平興國寺與相國寺，同爲大宋開封府的國家大寺。

這時有外來比丘天息災、施護二人來朝，太宗命在太平興國寺西邊建立譯經院，作爲佛典之新譯道場。太平興國八年（西九八三），高品張從信已將太祖命令他在益州雕好的大藏經板，運到了開封進上。太宗又命令在太平興國寺譯經院的西側創建印經院。合譯經、印經兩院爲傳法院。運來的經板就貯藏於此，開始印刷大藏經。

譯經院的中央爲譯經堂，東序爲潤文堂，西序爲證義堂，合三堂而建立。在完備之組織下，佛典之新譯工作順利進行。第一爲譯主，坐在各席的正面，宣讀梵文。第二爲證義，在譯主的右邊，評量譯主讀出的梵文。第三爲證文，在譯主的左邊，當譯主宣讀梵文時，注意傾聽，隨時糾正錯誤。第四爲書字之梵學僧，審聽梵文而後用漢文寫出。第五爲筆受，將梵音譯爲華言。第六爲綴文，將文字連成句義。第七爲參譯，參酌兩種文字，將錯誤予以校正。第八爲刊定，修削冗長之文字，刊定句義。第九爲潤文，潤飾字句。第十爲梵唄，將譯好的經典，唱念一遍，修改音聲不諧的地方。一卷經典經過如此縝密的譯校，方大功告成。那年的七月，天息災就利用這個譯場譯出了「聖佛母經」一卷，

法天譯出「吉祥持世經」一卷。施護譯出「如來莊嚴經」一卷。他們將譯出的經典，修表進獻太宗皇帝，太宗下詔將此等新譯經典編入大藏，開版流通。在益州雕造的大藏經板，總數為十三萬餘枚，自新譯經典奉詔開版流通後，經板的數量，又大大增加。

此印經院出版的北宋勅版大藏經，因其是宋朝為護持法寶流傳的國家功德事業，為示惠鄰國，特將這部珍貴的雕板大藏經，分贈給東女真、西夏、高麗、日本、交趾等國，其中尤以日本東大寺比丘齋然，早於太平興國八年（西九八三）十二月十九日，就聞訊來到宋朝首都開封，在崇政殿晉謁太宗，奉答有關日本的風土、人情及國體等問題。齋然離京返日的時候，太宗特賜給他「法濟大師」的尊號。並將新出版的大藏經四百八十一函，五千〇四十八卷，和新譯經典四十卷以御製及迴文偈頌（瑞像入藏文）等賜贈齋然。齋然乃護持返日，最初被安供在京都之蓮台寺，後移嵯峨之栖霞寺，最後又移到藤原道長之法成寺經藏內珍藏。後在法成寺因大火燒燬，但依照此版大藏經抄寫之經典，則留存。在法隆寺和石山寺傳世，這版大藏經傳日，對促進日本佛教，影響很大。

到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西一〇一三）八月時，趙安仁奉詔編修「大中祥符法寶錄」二十一卷，將太平興國以來三十年間新譯出的經、律、論共達四百十三卷，都收入大藏，並在印經院開版流通。

仁宗天聖五年（西一〇二七）時，三藏惟淨又進上「天聖釋教錄」二帙。此時，欽定大藏經已多達六千一百九十七卷了。景祐三年（西一〇三六），宋綬續修「景祐新修法寶錄」。自祥符四年至景祐三年之二十六年間，編成新譯經典共為一百六十一卷。至此，宋朝新譯的經典共為五百七十四卷。此時，三藏惟淨曾請求停止譯經事業。

神宗熙寧四年（西一〇七一）之三月十九日，乃正式詔示廢止印經院，將印經院房屋撥作財務官三司使的官舍，這是因為王安石變法，國庫空虛的原故。此時，勅版大藏經的板木，原擬交與杭州比丘了然，繼續主持印經，因了然固辭，乃於八月十日移交給開封府崇化坊顯聖寺之聖壽禪院接管。命住持智悟大師懷謹

主理一切印經事務。

日本大正五年第二屆大藏經會時，在南禪寺經藏內，所發現的北宋勅版「佛本行集經」卷十九，在卷末刊有「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勅雕造」「孫清」等字樣。接着還有「熙寧四年（西一〇七一）八月十日」等字樣。在這個時候，日本岩倉大雲寺比丘齋然所請去之大藏以後新收入大藏之新譯經典，依照目錄請賜。此事在成尋之日記「參天台五台山記」內，有詳細之記載。成尋因病在中國示寂，但其請求之經典連同其日記、肖像等，由宋朝送到日本。日本將這些經典收藏在宇治平等院經藏內。現日本京都南禪寺經藏中收藏的北宋勅版大藏經，可能就是那次運去的經典。

北宋勅版大藏經，自太平興國八年至靖康元年，印經活動共為一百四十餘年。這期中可以分為前後兩期，前期在太平興國寺八十八年間，是高品張從信雕造之經板印經工作，是由內侍中正九品三名官員負責，其中一人負主要責任。到後期聖壽禪院時期，就委由三名比丘來負責，由聖壽禪院住持負主要責任，雖然印經工作移轉，但後期印出的大藏經，其卷末仍有「奉勅雕造」的刊記和「奉勅印」的印記。

在顯聖寺聖壽禪院時期，不但刊行前期之經典，同時還在繼續雕造新譯入藏經論的板木。哲宗紹聖二年（西一〇九五）正月，並奉旨出版大乘智印經等十部新譯經典。至徽宗、欽宗時北宋將亡前夕，印經活動仍在進行，這可由日本東道博物館所收藏的「十誦尼律」卷十四之卷末，有「徽宗大觀二年十月」之印記可為證明，靖康元年正月，金兵入寇，首都開封陷落，翌年，金兵掠奪勅版藏經板木，顯聖寺聖壽禪院被金兵放火燒燬，北宋勅版大藏經之印經活動，隨北宋之命運告終。北宋勅版大藏經印經活動共為一百四十三年，究竟印行了多少部大藏經不詳，但這是中國佛教第一部印刷的大藏經，其促進佛教之進步，影響很大。

（未完待續）